



皇家
系列
03事



独家赠送精美笔记本



当红一姐 花日绯 FUMAQIAN 卷



【晋江原创网】榜单推荐

【桃之夭夭】当红一姐 花日绯 夺位之作

他 | 是深宫经济适用男
是读者最想领回家的男主角 NO.1

这年头做驸马需要掌握哪些技能？



思想上 / 纯洁儿郎



生活里 / 顺妻者昌



外型上 / 绝压群芳



心理上 / 万能金刚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一只驸马的苦逼： 小妾子亲政不顺利 / 岳母太后要改嫁 / 老婆大人追求者众！

一个粗笨的李耽搁： 苗房工作卖猪肉 / 二房工作大驸马 / 三房工作竟是智斗佞臣最佳选手！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驸马圈 / 花日绯著.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513-0606-5

I . ①驸… II . ①花…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3439 号

驸马圈

主 编 刘 刚
编 著 花日绯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封面设计 Titi
版式设计 Titi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606-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10000



首先要感谢图书编辑们对这本书的肯定，因为有你们的不放弃和坚持到底，才有这本书今日的出版。特别感谢玛门和夜祺殿，你们的支持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谢谢你们。

“驸马”是个特殊的人群。

不管在哪个朝代，都会有公主，有公主的地方，便会有驸马。公主是天之骄女，不会如寻常商妇般万事以夫为尊，那作为一个做不到老婆主的驸马，男方多少会有些尴尬吧？而一群尴尬的男人凑到一起，小花觉得应该会很有趣。

文中的男主角和女主角，性格反差较大，可以说是最不为人看好的一对，高贵冷艳、才智卓绝的长公主千挑万选的夫婿怎么会是像男主角这样的，凡是认识和不认识长公主的人都会觉得很意外，而这种意外，便毫无疑问会增加不少笑料，大多数人都抱着一种等着看笑话的心态。然而，男主角和女主角硬是用他们的绝配打破了人们眼中的不般配，其实男女双

方，若同为智者，那便少不了要互相猜忌，那样累心又劳神，小花认为那样的夫妻关系并不一定是牢不可破的。

再强势的女人，都希望找到一个对她体贴，万事将她放在心上，并发自内心尊重她的男人。对，我们的男主角便是这样的。用他特有的低调，将才华与本事掩藏，淡泊明志，是不为世俗诱惑，一心一意爱妻的绝世好男人。

在事件的推动下，公主们一一登场，上演着一段段啼笑皆非的欢脱剧目。一系列的事情过后，男主角的真实身份也渐渐浮出水面，原来杀猪匠只是他的表面身份，他真实的身份却是令人震惊的。

故事很温馨，也承载着小花对神圣婚姻的向往，平淡的日子并不一定是无趣的。

为了增添小说的色彩，小花特意安排了几个脾性特殊的配角，这些人性格迥异，或嚣张张扬，或惊世骇俗，或暗藏奸佞，但最终无一不被男主角的真挚所感动，走上了共和荣光的道路。

当然了，故事是故事，小说是小说。

我们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能获得像小说中那样美满的爱情，但是最起码我们要尽量往完美的方向去靠，要积极向上，让生活中的正能量发挥出来。

再次感谢给过我支持的朋友们，期待再见。

花日绯
2013.3.13深夜

目录

FUMAQUAN

楔子	第一章 驸马入宫	第二章 驸马巡城	第三章 驸马闯祸	第四章 驸马出使	第五章 驸马疑云	第六章 驸马表妹	第七章 驸马施威	第八章 驸马查案	第九章 驸马守则	第十章 驸马
001	004	021	037	053	069	086	106	124	140	161



C

O

N

T

E

N

T

S



目录

FUMAQUAN

尾声	·	·	·	·	·	·	·	·	·	·	·
第十一章	·	·	·	·	·	·	·	·	·	·	·
驸马农乐	176	193	208	225	238	255	270	290	308	324	340
驸马老爹											
驸马身世											
驸马联盟											
驸马失踪											
驸马归来											
驸马正名											
驸马参选											
驸马解谜											
驸马真相											





天色还早，隐隐金光刺透云层倾洒而下。

京城西隅一角的街道已然人声鼎沸，清晨的市场总是喧闹繁忙，各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推推攘攘，鱼跃水溅，勾勒出鲜亮的世间百态。

经过一个早晨的忙碌，市场终于歇息下来，但依旧人来人往。

猪肉铺子前，守着一位风华正茂的纯美少妇，粗布麻衣却难掩其脱俗丽质，轻薄嘴唇紧抿，眼角吊梢，简言之，就是一脸凶相，目光虽不说凌厉，却十分不友善。

有这样一座臭脸冰山驻守在猪肉铺子前，纵使不卖猪肉也总能招来一些指指点点。

“阿富，什么时候你媳妇能笑一笑，像她这样一天到晚摆着冷冰冰的臭脸，以后谁还愿意来你家买肉啊？”一位阿婆眼角瞥着朱富媳妇如是说道。

猪肉摊后，一个黑不溜秋、结实壮硕的男子憨憨一笑，手起刀落，一块猪肉精准无比地落到秤盘中。

“嘿嘿，我家娘子不爱笑，列位乡邻莫要见怪才好。正好八两五钱，吴



婶您拿好咯。”

排队买肉的乡亲们再一次对朱富的刀法感到惊奇，因为无论你要多重的斤两，他手起刀落，绝不会费第二刀，是市场上出了名的准。

“阿富，不是大娘说你，疼媳妇是不错，可要是痴疼，那就不对了。我就是这么教我四个儿子的，媳妇疼归疼，可该打还得打，该骂还得骂，不然她不长记性。”说话的大娘生了四个儿子，早年被恶婆婆欺负狠了，如今便是辛苦熬成婆，总是看不得别家的媳妇享福。

朱富不知道怎么回大娘的话，便一味憨笑，良久才憋出几个字来：“我……回去说她。”

一旁卖鱼的阿水好事，喜欢挑拨凑热闹，竟跟着说：“哎哟，他这哪是疼她，分明是怕了她，朱老三你敢不敢当着这么多乡亲的面儿教训教训你那摆臭脸的婆娘？”

在众人的刻意起哄下，朱富支支吾吾，急得满面通红，黝黑的鼻头上沁满了细密的汗珠。

他媳妇冷眼扫过众人，笑得正欢的众人顿时哑然，清冷的目光最终落在鱼摊旁的阿水身上，阿水莫名地竖起了汗毛，周身发冷。

朱富媳妇自凳子上站起，一袭粗布麻衣也难掩其灼灼风华，她气势凛凛直逼阿水哥，众人屏住呼吸，紧张万分地等待朱富媳妇接下来的骇人举动。

“春空，不要这样。”朱富自是知道自家媳妇的脾气，生怕她惹出祸乱，忙开声制止道。

朱富媳妇恍若未闻，一步一步地终于走到了离鱼摊前一米处——拿起了早上朱富出摊前为她沏好的茶，对准壶口，优雅地喝了一口。

然后才拿着茶壶，转身回到先前坐着的位子上，仿佛对所有事情都不屑一顾般淡然。

众人一下子松了口气，阿水哥擦了擦被莫名吓出的冷汗，强自镇定。

“哈哈，要是我娶了这么个丧门星，我干脆吊自尽好了。”阿水哥如是说道，想挽回一点点颜面，浑然忘记了他第一次看见朱富媳妇时的垂涎与嫉妒。

一场闹剧以对手的彻底无视告终，市场恢复了喧闹，朱富暗自擦了把冷汗，剁肉的空当，又忍不住看了一眼兀自喝茶、悠闲自在、浑然不被外界侵扰的媳妇，心中别提多甜蜜了。

不管亲亲媳妇脾气如何，他就是喜欢她。

就在这时，刚刚平静了的市场中又迎来了一阵不小的骚动，整齐的马蹄声由远至近。

只见以一骑黑玉般的马匹为首，二十来匹骏马顷刻填满了人流如织的街道，人们纷纷避让至一旁，从未见过如此阵仗的平头百姓自然不会放过见识的机会，一个个探头探脑地指指点点。

马上的银衣铁卫齐刷刷跃下，在猪肉铺子前单膝跪下，口中齐呼：“轩辕铁骑一营二队，参见池南王。”

池南王？轩辕铁骑？

众人傻眼，难道在这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猪肉摊子周围，竟有贵人出没？而且这位贵人，竟然出动了素有帝国军魂之称的轩辕铁骑？

是谁？这位池南王到底是谁？

黑玉般的马上跳下一人，满头白发，却生得鹤发童颜，眉目极其俊朗，一双精明的眸子竟然微微泛出蓝光，在阳光照耀下越显通透。

只见那人走到一人面前，如轩辕铁骑的众人那般单膝跪下，恭顺行礼道：“恭迎公主回宫。”

“……”

朱富媳妇神色如常地捧着茶壶，跷着腿，就连眼角都懒得扫向跪在面前的白发英挺男子。

朱富也和所有的乡亲一样吓傻了，但事情终究是发生在他的铺子前，而且那些人很明显都是冲着自家媳妇来的，他自然有必要问问清楚了：“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她是我媳妇，不是什么公主。”

白发英挺男子扫了一眼朱富，对于他口中的“媳妇”处变不惊道：“她是长公主，先帝亲自册封的池南王，掌摄政权。”

“……”



第一章

驸马入宫



香熏泰然的元阳殿中，琼光太后忧心忡忡地看着眼前的女儿，对着正为其把脉的太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问道：“她……失忆了吗？”

太医得太后亲垂，不胜惶恐：“回太后，长公主体内并无郁结之相，应该不曾失忆。”

琼光太后稍稍安心，但随即觉得不对：“那她怎么不叫人？”

从前的池南就算沉默寡言，但见着她还是会象征性喊她一声母后的，可如今，这孩子进了元阳殿，不仅没有行礼，连最基本的问候都没有，所以琼光太后才会怀疑，她失踪了半年，是不是失忆了。

“呃……这个嘛……”太医有些为难，毕竟他也不能掰开这位帝国最有权势的长公主的嘴巴，让她喊您太后不是？

“行了，身体无恙便可，你下去吧。”琼光太后挥了挥手，又道，“让玉卿进来。”

白发英挺男子玉卿从容地走进来：“参见太后。”

“起来吧。”琼光太后指着正悠闲喝着茶水的池南，问道，“你是怎么

找到她的？她一直藏在什么地方？”

池南失踪半年，琼光太后和皇帝暗中不知道派了多少人找她都一无所获，这个玉卿何德何能，竟然抢在他们之前……呃，当然了，人能安然找到是最好的。

“回太后，是公主主动联络微臣的，找到她时，是在西隅街上的猪肉铺子。”

琼光太后刚刚坐下，听到“猪肉铺子”四个字后又立马跳了起来，难以置信道：“什么什么？哀家没听清楚。”

她风华正茂、倾国倾城的长公主怎么就和苍蝇乱飞的猪肉铺子有关联呢？

玉卿不卑不亢、眼观鼻鼻观心道：“是猪肉铺子。不仅如此，猪肉铺中如今还多了一位驸马……”

琼光太后不淡定了：“你……你……你再说一遍？”

池南的……驸马……猪肉铺？

琼光太后亲记得，三年、四年还是五年、六年前吧，曾经有十三个国家的皇子同时来朝求婚，个顶个的出色，池南当时也不过就冷冷一笑，说了句：庸脂俗粉，何以为宠……就把十三位皇子踢出了局。

难道，这位猪肉驸马生得清新脱俗，卖猪肉只不过是他的表面工作？

“据属下所知，公主已经成亲，驸马便是西城外的杀猪匠，名叫朱富。”

“……”

“呀，太后要晕倒了。”宫女们乱作一团。

琼光太后大惊失色地跌坐在凤椅之上，宫女立刻送上人参汤为她接气。琼光太后还未缓过神来，便听又一道风风火火的声音自殿外传来——

“是皇姐回来了吗？皇姐，皇姐，你终于回来了。”

年仅十四岁的天孝帝一见长姐安然坐着，便情不自禁地扑了上去，抱头痛哭。

“皇姐，你若再不回来，朕的蜜糖果子就快吃完了。”





天孝帝虽是皇帝，但毕竟是个孩子，心心念念的也只是他的蜜糖果子快吃完了……元阳殿众人真替一心疼爱幼弟的长公主感到不值啊……

天孝帝哭够了，从姐姐怀中立起，抹了抹眼泪问道：“母后，你们先前在说什么呀？我好像听到了驸马什么的。”

琼光太后听到“驸马”两个字，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再一次掀起了波澜。

“去，把那个什么猪肉驸马叫进来！”太后一怒，众人噤若寒蝉，唯有池南公主一人稳坐软椅，一派悠闲淡然。

朱富在宫人指引下走入了元阳殿，琼光太后看到他时，又一次扶住额头，控制住内心想要撞墙的冲动。

如果半年前，有人告诉她，池南的夫婿会是一个头扎汗巾、腰束麻布的山野男子，她当时一定会将那人押入天牢，抄家问斩，让他做永世咸鱼，不得翻身。

可如今事实近在眼前，她能做的只有……扶额……

朱富一路上心情忐忑，这里的每个人都告诉他，他的亲亲媳妇竟然是位公主，这可怎么办才好。媳妇会不会就此嫌弃他，不要他呀？不行，他可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进了元阳殿，行礼什么的朱富是断然不会的，环顾一圈后，终于看到了亲亲媳妇，憨憨一笑，便径直向她走去。

“春空，我可见到你了，我跟你说哦，就算你是公主，你也是我媳妇，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他这个人向来实诚，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学不来拐弯抹角，他心情紧张地等待着媳妇的回答，黝黑的鼻头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池南公主抬头看了他一眼，竟然破天荒地微微一笑，冲他点了点头。

朱富得到媳妇的回答，高兴极了，当即便将媳妇一把抱起，旁若无人般转了几个圈圈才肯罢休。

公主也似已习惯了他的这种热情的表达方式，竟也任由他这般亲呢。

朱富放下了心头大石，情绪也渐渐放松起来：“媳妇，我饿了，也

渴了。”

他只有在有事的时候才会叫她的名字“春空”，平日里他总是习惯称她为“媳妇”。叫着亲切，嘿嘿。

池南将先前自己喝的茶水递给了他，朱富不管不顾一通牛饮，擦了擦水渍，又开始摸肚子。池南四周看了看，起身走到琼光太后身侧，将奉于太后的那几盘精致点心拿过来递给朱富。

如今堂堂拥有摄政大权的池南公主，竟然为了一个男人亲自动手端茶递水？而且还是那样的一个男人。

太后再次扶额……然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她从凤椅上跳起，冲到池南面前，抓着她的胳膊，痛不欲生道：“南儿，我的儿，你这是怎么了呀？快告诉母后，你是不是受人威胁？是不是中了他的妖法？是不是被他抓住了小辫子？你告诉母后，你说呀，快告诉母后。”

池南吊起眼梢，冷冷看着琼光太后的激情演绎，欲言又止，终是没有说什么。

就在琼光太后受不了女儿不理自己的事实，准备进一步进攻的时候，一旁的猪肉驸马张开满是没嚼碎点心的嘴说道：“娘，你就别再问她了，春空不爱说话。”

“……”

娘……琼光太后眼角微抽，越发觉得这位驸马欠揍……

“不爱说话是什么意思？哀家可是她的母后。”琼光太后放开女儿的胳膊，指着狼吞虎咽的朱富质问道。

“娘，我当然知道你是春空的娘，但她不爱说话嘛，您有什么事，问我就好了，我帮她说。”

琼光太后气结：“你！哎哟，气死哀家了。好，那倒是说说，你跟公主到底是何关系？”

朱富实诚：“她是我用花轿抬进门的媳妇呀。”

琼光太后疑惑：“你们……如何会成亲的？”

朱富回想：“村长说的媒。”





琼光太后一窒：“不是！她……如何会答应与你成亲的？”

在琼光太后想来，眼高于顶的池南之所以会嫁给这个乡野村夫，肯定是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朱富无辜：“大概是因为我们村里其他男人都成亲了吧。”

琼光太后一口气没上来，郁结良久后，又重整旗鼓问道：“哀家是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朱富眨眼：“那一日风和日丽，万里无云，我正在喂猪，她就出现了……”

太后崩溃！

“呀，太后又要晕倒了。”

在宫人的搀扶下，败北而归的琼光太后回到了她的凤椅上休养生息。

皇帝腻在姐姐身旁不肯离开，侧目看着眼前这个无礼至极，又荣获姐姐多番照顾的男人，心头酸楚一片，回想从前纵使自己再如何耍脾气，都没能让姐姐心甘情愿为他拿过一样东西。

就连那蜜糖果子，都是姐姐为了引诱他去国学老师那里听课才做的。如此比来，他这个一国之君兼亲弟的身份，还不及这样一个浑身脏乱、臭不可闻的山野村夫？

想及此，天孝帝觉得委屈极了，连带着朱富的眼神都怨愤起来。

池南耐心地坐在一旁，待到朱富快吃完的时候，才挥手招来了玉卿。他是公主的家臣，自公主成年始，他就被选中做了公主的贴身护卫，这回公主失踪，回朝第一个找的就是他，可见对他的信任。

池南在玉卿耳旁低语片刻后，玉卿便领命出了元阳殿。

小皇帝无奈地看着正在用人参吊气的母后，突然听到池南一派悠然懒散道：“驸马之事已成定局，绝无更改之可能，从今往后，朱富便是名正言顺的大驸马，享二品禄，暂使其任职律勤馆。”

小皇帝与琼光太后二人对视一眼，均觉得这位横空出世的“大驸马”可疑至极。

律勤馆向来是各朝驸马们任职的部门，但每一位进入律勤馆的驸马都是

经过五学四堂的试炼之后才获得进入的资格，而这个村夫何德何能？

琼光太后立刻提出了反对意见：“不行，他来历不明、资质驽钝，何以入律勤馆？哀家不同意。”

池南瞥了一眼琼光太后：“朱富本就是大驸马，不入律勤馆又该去哪里？”

琼光太后一时语塞，心中觉得猪肉驸马最适合去的地方就是饲马司，但对着池南的冷眼冷面，她终是没敢说出口。

就在琼光太后稍显犹豫之际，只听池南又道：“本宫掌摄政权，失踪这段时日，多受驸马照拂，心存感激，故有此决定，此等小事，还望太后莫再费心。”

“……”

琼光太后紧咬下唇，满腹委屈，眼泪在眼眶中打转转。这就是她从前放在掌心疼爱的小公主，如今竟然懂得利用摄政大权来压她了，这……这接下来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呜呜呜……

离开了半年，朝堂内各项事宜虽不需事事亲为，但也足够池南忙一阵子了。从元阳殿出来，几位老臣便闻风赶来，一番声情并茂地将摄政王回归之后如何感人的演说之后，她便被火速请去了军机处。

朱富来不及跟媳妇告别，在宫婢的带领下去了公主府。他知道，亲亲媳妇是去忙正事，自己没本事帮她，就绝不能给她添麻烦。

公主府是一座与皇城紧挨着的宅院，与皇宫的富丽堂皇相比竟毫不逊色。墙体是雪白的背景，各处均绘满了盛放的桃花，娇艳欲滴，引人入胜。

朱富走下马车的那一刻，就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住了，他情不自禁地走到那些栩栩如生的桃花前，触手抚摸。

“公主喜爱桃花，先皇便命人请来绘花的一级国手兴平居士，将公主府墙里墙外都绘制出这无边春色。”

公主府的管家嬷嬷早就收到了玉卿传来的消息，早早地便率众人等候在公主府外。如今驸马出现，便恭敬地紧随驸马身后，详细解说道。



朱富如痴如醉地抚着墙体上的桃花，他不懂画技，不懂色彩，不懂这画中藏了多少恩宠，只是觉得漂亮极了，触手也是凉滑无比。

“真漂亮……”他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管家嬷嬷点点头，心想这位驸马爷也不似宫里传出来的那般上不得台面，正欣慰之际，却听朱富又道：“摸上去就好像媳妇夏天最爱吃的凉粉。”

“……”管家嬷嬷嘴角的笑容有些僵硬。

“切成块块，拌点酱汁，媳妇能吃上一整碗呢。”

朱富浑然不觉前后两者不在一个比较平面上，兀自说着，到最后想起媳妇的模样，又憨憨傻傻地摸头傻笑起来。这一行径，使公主府内外仆从对这位横空出世的驸马爷印象非常深刻。

连着好几日，公主都在军机处忙着，未曾回过府，朱富每日在府中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除了有些想念亲亲娘子，并不觉日子有多难过。

刚劈完几担柴火，膳房的总管就凑上来跟他要水，朱富还未坐下歇息片刻，又得拿着提桶去挑水。

管家嬷嬷在府内找了一圈之后，终于在后院找到了朱富，见他满身是汗，刚穿上的华服也满是脏污，不禁蹙了眉头，心道这驸马也太不讲究了。但毕竟是伺候公主的老人了，所以她表面上并未叫人察觉出什么。

“驸马爷，内务府来人了。说是律勤馆那边手续已然齐全，从明日起，您便可以去那里任职了。”管家嬷嬷和颜悦色地对朱富说道。

朱富放下汗津津的提桶，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朴实的双眼扑闪两下：“律勤馆是啥？要我去干什么？”

“律勤馆是各朝驸马们任职的地方，职位很多，管辖范围也不小，咱家公主失踪的半年里，便由二驸马柳莲掌管，您进去之后做什么，奴婢可不知道。”

管家嬷嬷对这位驸马印象不坏，除了觉得太憨厚，其他并无大过之处。

朱富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